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豆棚閑話 第八則 空青石蔚子開盲

昔日孔聖人有個弟子樊遲，曾向夫子請學為圃。那為圃之事，乃是鄉下人勾當，如何樊遲要去學他？這是樊遲諷刺夫子之意。看見夫子周流天下，道大莫容，不知究竟何似，不如尋個一丘一畝，種些瓜果小菜，到也有個收成結果。若論地畝上收成，最多而有利者，除了瓜蔬之外，就是羊眼豆了。別的菜蔬都是就地生的，隨人踐踏也不計較。惟有此種在地下長將出來，纔得三四寸就要搭個高棚，任他意兒蔓延上去，方肯結實得多；若隨地拋棄，盡力長來，不過一二尺長也就黃枯乾癟死了。譬如世上的人，生來不是下品賤種，從幼就要好好滋培他，自然超出凡品；成就的局面也不淺陋。若處非其地，就是天生來異樣資質，其家不得溫飽，父母不令安閑，身體不得康健，如何成就得來？此又另是豆棚上一樣比方了。昨日主人彩了許多豆莢，到市上換了果品，打點在棚下請那說書的吃。那知這些人都是鄉愚氣質，聽見請吃東西，恐怕輪流還席，大半一哄走了。止有十餘個人大雅坐在那裡，正經說過書的一個不在。卻有一位少年半斯不文，略略象些模樣，主人請過來坐，他也便坐了。後來眾人上前道：『今日主人興致甚佳，不要被那班俗老掃盡了。』指著這位少年道：『看來今日別無人了，卻要借重尊兄，任意說一回故事點綴點綴！』那少年道：『在下雖是這個模樣，人倒是宦門子弟，胸中畢竟有些學問，其實性子從小養驕，睜著兩隻亮光光眼睛，卻是一個瞎字不識。日常間人淘裡挨著身子聽人說些評話，即使學得幾句，只好向不在行的面前胡言亂道，潦草壓俗而已。今日若要我上場說那整段的書，萬萬不敢！』眾人道：『不管前朝後代、真的假的，只要說得熱鬧好聽便了。』少年道：『昨日房下叫我撿個日子，卻把曆日顛倒拿了，被人笑話。若今日說出些沒頭脫柄的故事，被側邊尖酸朋友嗅嗅鼻頭、瞻瞻眼睛做鬼臉、捉別字笑個不了，下遭連這個清涼所在坐也坐不成了。列位諒不是那浮薄之輩，若畢竟要說，沒奈何也只得獻醜。且說過，我是聽別人嘴裡說來的，即有差錯，你們只罵那人嚼蛆亂話罷了。』眾人道：『只是這個話柄也就圓活波瀾得緊，自然妙的。』少年道：『我上年到蘇州城北北寺中間要，聽得和尚打著鐺鉢說道：天地開闢以來，一代一代的皇帝都是一尊羅漢下界主持。唐虞時揖讓，湯武時征誅；後來列國紛爭，秦漢吞併，有以仁義得國的，有以奸雄得國的，其間千態萬狀，不可計數，總是那冥冥中一位羅漢作主。這也是個輪來苦差，推不去的。當初不知那個朝代交接之際，天上正在那裡撿取一位羅漢下界，內中卻有兩個羅漢，一尊叫做電光尊者，一尊叫做自在尊者，都不知塵世齷齪，爭著要行。往見燃燈古佛，求他作主。古佛道：「下界這一遭都是不可免的，只差個先後來去，我也沒個別法。只將我面前鐵樹二株，各人取一株去，種在東西山上。先開花的就去。」兩尊者俱各領命而行。電光尊者心裡急躁，看得西方背陰處好培植，即將樹種在西山。隨從的羅刹們道：「鐵樹須要用火去鍛鍊他就有花了。」頃刻移那萬丈火光中的烈燄，一霎時順風捲去。那花頓然迸發，卻是空花，眼前一晃就不見了。自在尊者心性從容，看得東方近著生氣，將樹種在東方，待他自然長大開花。卻候了許久，纔發出一些萌芽，眼見得開花尚有幾時也。

那古佛早已看見，道：「電光，你見識差了，只圖到手得快，卻是不長久的。既有花在先，你先去罷，自在且略緩些，也隨後就來了。」電光尊者即下塵凡，降生西牛賀洲，姓焦名薪，任著火性把一片世界如雷如電焚灼得東焦西烈。百姓如在洪爐沸湯之中，一刻難過。也是這個劫運該當如此，不在話下。」

且說自在尊者，不慌不忙也隨即下了雲端，降生東勝神州，姓蔚名藍，生來性子極好清淨。一日正在山中放那調神養氣的工夫，那曉得焦薪行那些殘忍暴虐之政，處處禁受不得，積怨深怒。

上達天庭，上帝震怒，即喚天神天將糾集風伯雨師、雷公電母，領著火輪火部一切神祇，從空豁喇一聲，霎時山崩地裂，拔木飛砂，連□天柱也迸作兩截；世界人民物畜，一半都被震烈飄揚，化作纖悉微塵，不知去向。那山中蔚藍也被唬得魂不附體，看見世界這場大變，不知甚麼緣故，竟往山外奔出命來。忽見天上五花迸裂，就像一座極大高山傾圮半邊，這半邊也象就倒下來的光景。雖有十分懼怕，卻也無處投奔，勉強看著腳下隨高逐低撿路而去。只見地上斗大一塊圓石，裡外透明，青翠可愛。蔚藍原是天生智慧的，曉得此石喚名空青。當初女媧氏煉石補天，不知費了多少爐錘煉得成的。今日天上脫將下來，也是千古奇緣。此石中間止有一泓清水，世間一切瞽目，金針蘸點，無不光明。緊緊抱在懷中，立願點開世人瞎眼，盡還光明，纔為正果。信步而行，不覺走到中州地面。漸漸琢開那塊青石，正欲普度人間黑暗地獄，逢著瞽目之人，一點就亮。

不兩日間，四下瞽者俱已傳遍，來了許多，俱要求點。只見雲端裡現出一位金甲神人，大聲呼著蔚子道：「你卻違了天心也！」

「蔚子跪下就問其故。那神人道：「當今世時，乃是五百年天道循環輪著的大劫，就是上八洞神仙也難逃遁。這些世上盲子，都是前冤宿孽，應該受的，你如何一概與他點明？將上天折罰之條是不得行於人世了。速速藏過，日後自有用頭。不可濫用了！」言訖，漸漸雲掩攏來就不見了。蔚藍大仙省得上天之意，就把空青收拾好了，訪得陝西華山是天下名境，中有陳搏老祖，整整睡了千年，忽然醒了，能知世間過去未來之事，指點愚人吉凶禍福先機，人往叩之，無不響應。不若就往華山尋個靜室，皈依老祖，也好就近做那訪道修真之事，不在話下。」且說中州有個先兒，——那地方稱瞎子，叫名先兒。這瞎子姓遲名先。有人說道：「你怎麼叫做遲先？」那瞎子道：「我不是先兒之先，卻另有個意思。如今的人眼明手快，捷足高才，遇著世事，如順風行船，不勞餘力。較之別人受了千辛萬苦撐持不來，他卻三腳兩步、早已走在人先，佔了許多便宜。那知老天自有方寸，不肯偏枯曲庇著人，惟是那腳輕手快的，偏要平地上吃跌，畢竟到那十分狼狽地位，許久掙揣不起。倒不如我們慢慢的按著尺寸平平走去，人自看我蹣跚步滯，不在心上。那知我到走在人的先頭，因此叫做遲先。」那人道：「你何苦閉著雙眼，終日嘿嘿癡癡坐在家裡？當此豔陽天氣，何不走在市上生髮幾貫錢來，買酒吃也好。」遲先道：「我也悶得極了，昨日獨自睡在冷草鋪上，聽得屋簷外桃柳枝上燕鶯鶯啼，叫得十分嬌媚。

又聽得東邊賣花聲，西邊沽酒聲，兒歡女笑，成團結隊，或是上墳的，或是踏青的，好不喧轟熱鬧。自恨前生不知作何罪孽，把我失卻雙眼，上前不得，退後不得，一個黑漆漆團圓空影，不知何時踹得他破！昨日有人傳說，市上來了一個雲遊道人，手持空青，點開人許多雙瞽。偏我沒緣，急急尋他，又不知那裡去了。如今欲打聽個實信，四下找尋。那有眼的，如何肯扶掖我到前路去？今想一個道理在此，站在十字路口，等個同伴走過，先去撞他個頭昏腦暈，然後漸漸與他說入港去。」言之未畢，只聽得西邊巷裡咯支咯支的。明杖響處，卻有個先兒來也。遲先把個頭頸伸放在左臂膊上，仔細側著耳朵聽他將到面前，便把肩膀橫衝過，卻好把那先兒的太陽撞得十生九死、仰面一交跌在地下。那先兒手也憐俐，就把遲先左腿抱定，死也不放。少覺甦醒轉來，就把遲先腿上咬了兩口，罵道：「你又不是我的兒子，如何也學我把人亂撞！」一口氣連珠貫串，罵個不了。遲先連忙道：「得罪得罪！」那先兒右手一摸，方曉得也是同道中人。帶怒問道：「同在黑暗地獄中人，有何心事要緊，走得這般莽撞？」遲先道：「只怕對你說了，連你也莽撞起來。你不曉得市上有個仙人拿著空青，點開了許多瞎眼，因要尋他，如此性急。」那先兒道：「奇哉奇哉！我昨日耳邊又聞得華山頂上陳搏老祖千年睡醒，能言人過去未來現在禍福，往問者紛紛。因此我出門，也要覓個夥計前往一遭。今既與兄同病，自合與兄同調，不老就在此地盟心設誓，並膽同心，互相幫扶，一面去訪點眼仙人，一面上山拜問老祖，豈不一舉兩得？」遲先道：「極妙極妙！」那先兒道：「老兄高姓大名？」遲先就把取名遲先的話兒說了一遍，也贊道：「『遲』字上說出個『先』字來大意思理。」遲先道：「也要請教尊兄姓名？」那先兒道：「弟姓孔名明。」遲先道：「孔明是個後漢時劉先王的軍師。你如何盜竊先賢名姓？」孔明道：「我不是那三國的孔明，卻另有個取意。如今的人胡亂眼睛裡讀得幾行書，識得幾個字，就自負為才子；及至行的世事，或是下賤卑污，或是逆倫傷理；明不畏王章國法，暗不怕天地鬼神，竟如無知無識的禽獸一類。到不如我們一字不識，循著天理，依著人心，隨你古今是非、聖賢道理，都也口裡講說得出，心上理會得來，卻比孔夫子也還明白些，故此叫做孔明。」遲先道：「難得我與你一對兒合拍的。但是同行同伴前去，途中日子正長，也要彼此預先計較停當，譬如行商坐

賈，也要對著本兒。如今我們出路的勾當，不過空著雙手本領賺錢，不知你我伎倆何如？不若尋個空處，大家將本事講論明白，試演一番，省得前途你推我諉，被人譏諷。」孔明道：「有理。尋個僻靜去處方好。」兩個揀查了半日，剛得一個冷落的廟宇。兩個走進廟裡，放了拐兒，朝著神道連唱數喏，相率坐下。遲先道：「我的本領多著哩，有個〔西江月〕說與你聽：『挑水擔泥做瓦，煽爐磨粉馱鹽。

子平易課准如仙，鐵口人人羨羨。』」孔明道：「我的伎倆比你高貴哩，也有一個〔西江月〕：『品竹彈弦打鼓，說書唱曲皆能。祈神保福與禳星，牌譜棋經俱勝。』」遲先道：「我與你合了夥計，一路行去，不論高低貴賤都用得著，不怕前途沒處尋飯吃。但各人俱要放出本心來相處，一路有福同享，有苦同受，不要退悔。就是今日各出少許，在神聖前燒一陌紙，盟一明心，彼此各有個相信處。」孔明道：「妙妙！」兩個就各問了生年月日，孔明卻長遲先一歲，認做哥哥，先在肚兜內摸出十個錢來，六個錢買塊豆腐，四個錢買了蠟燭。遲先身邊也取出錢十文，買一小瓶黃酒，又買一股線香。擺列端正，各各禱祝一番，立了一誓，拜了四拜方完。孔明即伸手悄悄的摸那酒瓶，私自喝了一口。遲先也去偷那豆腐，兩個以手觸手，登時便喉急嚷將起來。一個說「你偷來吃」，一個說「你先動手」，可笑兩個盟兄盟弟，登時就變轉臉來，氣吼吼的俱要動手相打。惹動了地方兩個光棍，一個叫做油裡滑，一個叫做滑裡油，立在旁邊看了許久，道：「兩個盲囚不知來歷，路上相逢，就要拜盟，一言不合，登時嚷鬧，到也是個近日好耍子的世情。我們趁他爭競之際，一個裝做官兒，一個扮作皂隸，拿他過來，問個明白，卻不好麼！」油裡滑即裝皂隸，開聲吆喝道：「不要嚷！」滑裡油道：「甚麼人喧嚷，快拿過來！」遲先、孔明信道真的，即便跪將過去，說了一遍。官道：「這樣小事也來驚動上官。本待各打二十，問個罪名，罰幾兩銀子。憐你廢疾之人，各罰本領試演一出，饒你去罷！」遲先就請官兒的八字，皂隸的勾當，將子平易課推算了半晌；孔明也就把當時編就的李闖犯神京的故事說了一回，又把一日天的戲本唱了一出。弄得兩個脣乾舌燥，又磕了許多頭方纔釋放。遲先道：「此地怎麼有這位好老爺？若經別的衙門，這官司不知何時歸結？今又不動刑、不問罪，立刻發落，真難得的。這樣清廉的官，若在大府大縣裡，就該造一個極大的生祠了。」孔明道：「我與你依舊相好如初，天下拜弟兄的，打場官司也是常事。若不經這爭論一番，你我心事都未見得。今後把這齷齪心腸大家洗滌乾淨卻就好了。」兩個從此你敬我愛，一程一程，仗著技藝趁些飯食。一路來，點空青的道人尚未尋著，不覺的已到華山腳下。進了山門，一步一拜到了山頂。那山上乃是仙家藏真修煉之處，山花果木、猿鶴禽魚都非人間所有，藥爐丹灶俱有仙童看守。那些求仙問福的雖有許多，也俱在彼靜心守候，直待老祖講道之際方去叩問。遲、孔二人虔心，不遠千里而來，巴不得立時討個下落回去，那裡等得，兩個忽然大哭起來。老祖念他心誠，吩咐仙童扮作採樵漢子，故意作難他道：「你們既要來此問仙，須把舊日肺腸先在山下洗刷淨盡，方好問道。何得粗心浮氣，剛剛來得就哭泣起來！」遲、孔二人先心知自己不誠，求懇樵子領路走下山來，在那池邊將雙手掬水入口，噴漱不了。樵子道：「肺腸如何洗得淨的？我有小白石子數個，從口吞入，待他在內磨礪一番就乾淨了。」遲、孔二人先如法吞下，不一時卻吐出許多膾膿血肉之類，頓覺心地空靈。樵子又每人與棗一枚食之，也竟不知飢餓。忽有一個仙童立在山頂峻峭崖嘴之上，招呼道：「兩俗子速上山來聽候吩咐！」遲、孔二人先仍復匍匐而上，依著仙童之言，叩到老祖講席之下。高聲道：「小子罪孽深重，獲怒上天，削奪雙明，糊塗一世。今聞老祖睡足千年，覺開萬古，弟子虔心拜叩，求問生前有何惡孽，致使五行踏踏，一隙無明，受此迷離顛倒之苦？」老祖道：「二子遠來叩問，性靈中也就開了一線光明。那知你本來惡孽卻與常人不等，人身受病各有不齊，如聾者、跛者、瘖者、癩者，不過一世二世。天資刻薄小佔便宜，或面是背非，或阻人善事，猶與倫常彝理之上不相關涉，乃有當身結束，或轉世承當，這一盤零星小帳也就勾銷盡了。若鑿去雙睛，沈淪白晝，這孽障更覺重些。今世界大矣，一雙腳走不盡；寶貝多矣，一雙手拿不完；滋味美矣，一個臭皮囊裝不滿。只因世人心雄意狠，走出娘懷，逞著聰明，要讀盡世間詩書；憑著氣力，要壓倒世間好漢。錢財到手，就想官兒；官兒到手，就想皇帝。若有一句言語隔礙，便想以暗箭蓄地中傷；若有一個勢利可圖，便想個出妻獻子求媚。

眼見得這些錢頭上根基都是財築起的，強梁的口嘴都是勢裝成的，雄威的體面都是黨結就的。遇著有識見的，到此地位，早早抽身跳出圈外；略不濟的，便是糞裡蛆蟲和身鑽入。你在前世兩隻眼睛早已言矣，今世怎麼又肯把你一對眼睛？你若今世曉得自己罪孽非輕，急圖修省，後世還把你做明眼人看待；若癡迷錮塞，不肯回頭，那天條瞥日一款之外，更有泥犁不盡地獄之苦矣！」老祖說得痛切，那遲、孔二人先仰天號咷大哭，覺得此生不得開眼看那光明世界，便要尋個陡險山崖，從空跳下，做個捨身之計。老祖道：「那『捨身』二字，不過喚醒愚人脫那『貪戀』二字，原不叫人將身跳下。爾輩既要開眼看那光明世界也不難的，我有個道友蔚藍大仙，現在西山茅茨庵，可前往求他便了。」遲、孔二人先叩謝而下不題。」

『卻說蔚藍大仙，自那日來到華山與老祖終日講論，看得世界擾擾攘攘、東紛西裂，尚無定所，觀那天星，該是他的氣候方肯出山。一路上訪著那孝子順孫、義夫節婦，都已收載輪迴簿上，以待天運轉時應世而起，一用著他的。那一塊空青封錮好的，終日藏在枕下。忽見遲、孔二人先仙童領著自東山一步一拜而來，到了面前，依舊是前日模樣，放聲大哭。蔚藍見了，心上就發出一點仁慈道：「既是老祖送來見我，我卻無別的說話，只有枕下那一點空青可救得你。」即往睡處取出那一塊石來，開了封皮，將腫神上每人蘸上一點，那四個眼珠子豁然開，朝著蔚藍叩頭就拜。蔚藍道：「去暗還明乃是上天所主，只該拜謝上天罷了。但此乃是仙家所在，你塵俗之於速速下山，不可在此久祝」那遲、孔二人光立在山頂從空一望，世界上紅塵碌碌、萬徑千溪都在目前，反又哭將起來道：「向來合著雙眼，只道世界上不知多少受用。如今開眼一看，方悟得都是空花陽燄，一些把捉不來。只樂得許多孽海冤山，劫中尋劫，到添入眼中無窮芒刺，反不如閉著眼的時節，到也得個清閑自在。

弟子沒眼時到好走上山來，如今有了眼卻不肯走下山去。」蔚藍大仙被他哀求不過，卻又說道：「此與塵世相隔，不時有天曹仙使往來宣召，爾輩不便容留。向日曾在彌勒大師處借得布袋一個，此中空空洞洞，可容三千大千世界，所培養者都是忠孝節義正氣一脈，日後應運而興，正可仗他扶持世界。爾輩乃上天刑餘之夫，不過碌碌等輩，又不便與正人君子同居，勉強另顯一個神通。」吩咐仙童往杜康處借一大塊，叫這二人投身入內。始初遲、孔二人看得埋口甚小，將頭近埋一望，只見埋內尚自寬大。兩個就和身鑽入，舉頭四顧，俱是平坡曠野，不見城廓宮室。趁著風和日暖，走到一個市上。覺得風俗甚醇，相與之人俱欣欣揖讓，和和藹藹，絕無喜怒哀憎之色。散誕開懷，脫帽露頂，或歌詩唱曲，或擲色猜枚，或張拳較力，或肆口罵人。彼此沒有戒心，爾我俱無仇恨。衣服不須布帛，飲食不須五穀。憨憨呼呼，天不知高，地不知厚。四時不知寒暑，朝夕不知晦明。要行即行，不知舟車驢馬；要睡便睡，不須牀席枕衾。與鳥獸魚鱉雜處而不覺；無痛癢疾病之相關。耕作不相為謀，租稅不來相逼。正所謂「壺中日月常如此，別有天地非人間」也。只叫那遲、孔二人坐在崑崙山頂，大著兩眼，看那電光尊者雷、風、雹、雨過那一陣，地面上把那些孽火劫灰拈得淨盡，然後隨著自在尊者出來逍遙世道，安享太平之福也。」

『此段說話實是玄虛，原不堪人耳，既承主人有興，又復承列位雅愛，冒昧而談。便好請教別位朋友，當個拋磚引玉之意。』

眾人道：『承領高談，不覺兩齣風生，通體透快。乘著天氣涼爽，各且別去，今夜我等且到杜康埋裡世界安享一夜何如？』

總評此則以瞽目說法，大是奇異。至後以酒終之，真是非非想矣。凡天下事到無可如何處，惟醉可以銷之，所以劉伶荷鍤、阮藉一醉六十日，俱高人達見，不徒沈醉曲蘖而已。艾納老人其亦別有萬言於斯乎？